

維吾爾研究

劉義棠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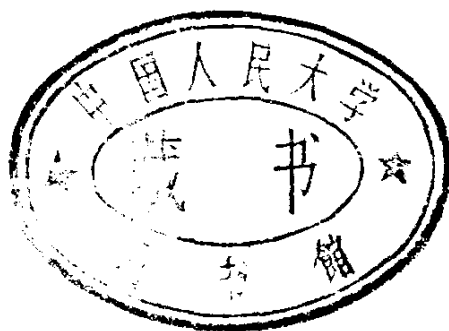
11.312-217/5
1003468

國立政治大學叢書

維吾爾研究

劉義棠編著

RD15/14



正中書局印行

目 次

一	UIĜUR名稱及其漢譯演變考·····	1
二	回紇先世考·····	61
三	漠北回鶻可汗世系、名號考·····	95
四	回鶻西遷居地考·····	155
五	回鶻西遷對其社會文化之影響研究·····	203
六	伯克制度研究·····	271
七	回鶻馬研究·····	321
八	回鶻與唐朝婚姻關係及其影響之研究·····	373
九	維吾爾宗教信仰研究·····	433
十	維吾爾文字及其淵源考·····	517

(本著作之完成，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之補助，謹此誌謝)

目 次

- 一、前 言
- 二、Uigur 的音、義
- 三、Uigur 漢譯名稱之演變
- 四、「回回」是否爲Uigur 的音譯
- 五、結 論

一、UIĜUR名稱及其漢譯演變考

目 次

- 一、前 言
- 二、Uigur 的音、義
- 三、Uigur 漢譯名稱之演變
- 四、「回回」是否爲Uigur 的音譯
- 五、結 論

一、前 言

現行維吾爾文 (اویغورچە—Uigurçe, Uyğurçe, Uighurche) 中之「اویغور」一字，讀作 Uigur, Uyğur, Uighur，若依其所使用之字母則應作 Auigur, Auyğur，若依維吾爾文二元音不能同列，必有一輔音間隔之綴字法則，事實上應寫作 Uyğur (依土耳其文寫法) 或作 UjGur (國際音標)，惟習慣上多不如此書寫。古代突厥文寫作 𐰽𐰺𐰍𐰆 (按：自右向左讀，古代突厥碑文亦有自左向右者，但其字母之形狀却正好相反書寫成 <𐰽𐰺𐰍𐰆>)。此字被用作民族稱謂，至少已有千餘年歷史，甚或超過二千年；其見於突回族人之古代文書，則應以盧尼 (Runic) 體之突厥文爲早 (即前文所寫者)，次爲 Sogdian 之古回紇文，迄今亦有一千二百年以上之歷史。民國 23 年 (1934)，新疆省政府正式明令公佈漢譯作「維吾爾」，沿用迄今。

除使用 اویغور 名稱及其諸譯稱外，西方學者及中國文獻所加諸該族之其他族稱亦復不少，而且其含義與 Uigur 一字亦完全不同。爲求瞭解該族名稱之全貌起見，在未作 Uigur 一字音義考證之前，略述其他諸名稱，並作簡單之解說，似有所必要。首先，我要提到希臘學者拖雷美 (Claudius Ptolemy) 所述「賽里斯國」(Serice) 記：「其鄰有達麥尼國 (Damnae) 及皮阿底國 (Piaddae)。皮阿底國地土延至俄科達斯河 (Oechordas)。河畔有俄科達斯國。」(註 1) 英人亨利玉爾 (Henry Yule) 謂塞里斯國爲今新疆省境域，而俄科達斯 (Oikhardai, Oechordas) 即回紇或畏兀兒。(註 2) 張星娘認爲，當漢魏之際，所有阿克蘇、回紇、佉沙、乃蠻等名辭，皆不見于中國歷史，玉爾此等註釋，牽強附會。(註 3) 張氏之言，確屬事實，但玉爾所說，或謂俄科達斯乃畏兀兒古代之稱，若說爲回紇的音轉，

4 維吾爾研究

則難予人置信，然而至少我人咸認爲西方學者，有以俄科達斯作爲維吾爾之古代族稱一說而已。

小亞美尼亞親王海敦（Hayton）所著之「亞洲諸國記」，謂畏吾兒（即維吾爾）國亦名達爾賽國（Tarse）。法高僧勃拉奴克劈尼（Plano Carpini 姓）遊記，蒙古征服諸國表中列有達爾西國（Tarcic）。佛拉毛羅（Fra Mauro）之地圖中，亦有達爾賽國（Tharze）。加塔蘭地圖（Catalan Map），亞洲中部有塔兒西亞國（Tarssia）。約翰孟德高維奴（John Monte Corvino）第二遺札，有：「爲便利教授生徒新舊約之故，余特繪製圖像六幅。像後說明書，則用拉丁、達爾西（Tarssic）及波斯三國文，俾可由任何一種文，得知其義也。」法國研究東方學者，萊麥撒（Rémusat）稱：「達爾西文即畏吾兒文。達爾西（Tarsia）者，韃靼字異信端者之謂也。韃靼人初用此字，以稱波斯祆教徒，亦名索羅阿斯德（Zoroaster）教徒。後又用之以稱聶斯託利派基督教（The Nestorian Christianity）徒也。」萊麥撒謂達爾西原爲蒙古字。歐洲學者甚不贊同。英人愛利雅斯（Ney Elias）譯喀什噶爾拉施特王史記（Tarikhi-Rashidi）第二百九十面，謂：「乃蠻部人，大半皆奉基督教也。」而此句中，「基督教」之原文，即爲「塔爾薩」（Tarsa）。愛利雅斯注謂：「畏吾爾國又稱塔爾薩國，或因其國多基督教徒之故也。」亨利玉爾亦認爲因畏吾兒國信奉聶斯託利派基督教者衆多，故有達爾賽之稱。達爾賽卽迭屑之別譯。李志常撰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輪台之東，迭屑頭目來迎。」玉爾認爲此迭屑的解釋，以俄人拍雷狄斯（Archimandrite Palladius）所說爲是。拍雷狄斯著古代中國基督教徒（Ancient Traces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謂迭屑乃波斯文 Tarsa 之音譯。自薩珊王朝時，波斯人即稱基督教徒爲迭爾沙（Tarsa）。有時波斯人亦稱拜火教者及邁寔（Magi）教徒

爲迭爾沙。明末，西國在中國教士金尼閣（N. Trigautius）謂彼在中國時，尙得聞中國之回教徒稱基督教徒爲迭爾賽（Terzai）；其字之來源，彼不能知，唯亞美尼亞人某君言波斯人稱亞美尼亞之基督教徒爲迭爾賽云。梅寧斯吉（Meninski）氏注塔爾薩（Tarsa）謂卽基督教徒或卽拜火教徒。（註4）準是以觀，達爾賽（Tarse）一稱，原非維吾爾之族稱，其後被用作維吾爾國及其文字之名，或乃因其信仰聶斯託利派基督教，卽中國所稱之景教之原故。達爾賽卽迭爾沙，或卽漢譯之迭屑，出自波斯文，爲波斯人稱謂基督教徒之名詞，有時亦用作稱呼祆教徒及邁寔教徒。

法人萊奴德（M. Reinaud）全書，前部爲阿拉伯商人蘇烈曼（Suleiman）遊記，後部爲西拉甫市（Siraf 或作撒那威，爲當時波斯灣上商港）人阿布賽德哈散（Abu Zaid Hassan）之記錄；阿拉伯人依賽麥哈黑爾（Abu Dulaf Misar Ibn Muhalhil）遊記；地中海西錫利（Sicily）島人愛德利奚（Edrisi）之地理書。諸書屢記塔格司格司（Taghazghaz; Toghuzghuz; Tagazgaz）的事蹟。（註5）塔格司格司，西方史者謂卽回鶻，其疆土向西直至花刺子模國。Reinaud 在其 *Abulfeda*（註6）序言中，證明九世紀與十世紀阿拉伯地理學者稱爲 *Tagazgaz* 之突厥族，實卽回鶻族。*Mas'udi*（註7）謂在彼時，*Tagazgaz* 爲突厥族中最雄武，人數最多及統治最善者。彼等帝國之疆域由花刺子模至秦（Sin 卽中國）。彼等之京城爲 *Kushan*，彼等之王有 *Hkkhan* 之號。*Mas'udi* 復謂 *Tagazgaz* 爲突厥族中唯一之信摩尼教者。Reinaud 謂 *Kushan* 卽東突厥斯坦之庫車。*Babrier de Meynard* 則謂此名詞所指與漢史中之高昌爲一。（註8）張星烺亦認爲 *Kushan* 卽高昌之訛音。（註9）我認爲阿拉伯史家所稱之 *Taghazghaz*，卽指回鶻族人，諒無疑義。至於塔格司格司的音、義爲何？據張星烺注稱：「1890年（清光緒十六年），芬蘭人海克爾（

Prof. Axel Heikel) 在鄂爾坤河東畔發現之『故闕特勤之碑』文，回紇作拖古思俄古思 (Toguz Oguz)，音與阿拉伯著作家之塔格司格司相近矣。」(註 10) 考維吾爾文 توققوز Tokkuz (對音)；Toquz；Toguz 乃爲「九」之義；俄古思或作烏古斯 (اوغوز — Ughuz；Uğuz；Oğuz；Ogouz；Oghuz)；拖古思俄古思即「九姓烏古斯」。有的學者認爲烏古斯即回紇(註 11)，其義爲「聯盟」，但 Oğuz 一字之原義爲動物初生後母體的乳。一般學者認爲烏古斯乃突厥人的祖先，亦爲維吾爾人的祖先，爲一可汗的名字；另亦有作爲一古代回紇王朝之稱者。因此，塔格司格司若果爲拖古思俄古思之音轉，則當作「九姓烏古斯」，「聯盟」之義解釋。闕特勤碑爲俄人 Yadrintseff 于 1889 年所發現，Axel Heikel 所發現者乃九姓回鶻可汗碑。

近世西人亦常稱維吾爾族爲薩爾特 (Sart)，蒙古人作薩爾特烏爾 (Sartol)。艾沙譯「薩爾特呢？維吾爾呢？」一文中載：「薩爾特一詞在突厥文中，十一世紀才有。那時，薩爾特一詞，並不是某種民族的名詞，是指商人而言，且係指突厥族之一切商人而言。當突厥族尚未入回教，而信佛教的時候，自佛教的書中，我們知道駝隊的領導者，叫做薩爾特，演變爲薩爾特巴喜(註 12)，意爲商人首領，後乃泛指一切商人。十三世紀時，蒙古人把薩爾特一語，變爲薩爾達克、薩爾特烏爾，稱呼波斯人與入伊斯蘭教之突厥族人。十六世紀時，居住在沙漠中之烏茲伯克佔領土耳其斯坦後，把居住城內之突厥族人與波斯人叫做薩爾達克。以後乃把居住城內之文明人都叫做薩爾特，與塔吉克一詞相同，變爲極廣泛之意義。塔吉克一詞，原係指阿拉伯人而言，後乃改稱伊斯蘭教徒，將阿拉伯人與波斯人都叫做塔吉克。最後塔吉克一詞，乃僅以名波斯，阿拉伯人則另有專詞以名之。俄國革命前，布哈爾愛半爾管轄區域之城市人都叫做薩爾特。……總之，

巴爾托勒德研究的結果，認為薩爾特既非西土耳其斯坦突厥民族之稱，亦非東土耳其斯坦維吾爾民族之稱，乃為歷代對富人、文明人、商人及伊斯蘭教徒之稱。原來很有名望的，有維吾爾文字與文化的維吾爾族，是不應該叫做薩爾特的。新疆的突厥族，我們是有全權稱呼他為維吾爾的。」（註13）俄人 R. Bretschneider 稱：「在元朝秘史底蒙古文音譯本（十三世紀中葉）中，回教國被稱作撒爾塔黑惕（Sart-aut）。對於回教國底人民，也用同一的名稱。1388年作成的，蒙古文底中文譯本，把沙爾托譯作回鶻。蒙古人底 Sart 或 Sartol，顯然和 Pl. Carpini（頁170）底 Sarti，是一個字。現在，Sart 是指移殖在土耳其斯坦，Transoxiana-khiva 一帶，不靠游牧過活的回教徒說的。P. Lerch（“Russ. Revue,” i）以為 Sart 這個字出於 Iaxarts；因為在早期的著作家中，這個名稱，在最初，差不多是專用於稱呼藥殺水（Iaxarts）下游的居民的。到現在這地方底商人差不多都是 Sart。」（註14）蘇維埃百科全書記載：「薩爾特，為中亞游牧民族，和俄羅斯人對於突厥斯坦（Türkistan）東南部定居土著所加的名稱。薩爾特一字策源於印度；數世紀之間，施之於各種民族、階層及人民團體，其意義已多有變更。十一世紀突厥人用於稱商賈。十二世紀以稱全體伊蘭民族。十五世紀以稱波斯人。十六世紀以稱突厥斯坦被征服的土著而不論其來源。但蒙古人在十三世紀中用以稱採用坎井制的農民，十五世紀以稱塔吉克等。一部分俄國人種學者認為薩爾特為一種有別於烏孜別克及塔吉克之民族。另一部分以為薩爾特為喪失種族及部落區分之定居突厥。今日已證明中亞定居人民本身已認薩爾特的名稱為侮辱而加以否定，以致該名稱予以完全消滅。」（註15）考薩爾特（Sart）一詞，原非族稱，在勃拉奴克騁尼（Plano Carpini）之遊記中，稱回教國為撒兒梯（Sarti），今代人稱突厥斯坦（Türkistan）、阿母河北（Transoxiana）、基華（Khiva

等地之有定居回教徒爲撒爾梯。劉樞 (P. Lerch) 謂撒兒塔由藥殺水 (Iaxartes) 而來。古代著作家稱藥殺水下流有定居之人民爲撒兒塔。其地商人古稱薩兒塔，今代仍相沿用之也。(註 16) 故西人概稱突厥族人，或稱維吾爾族人，是有所不當，突厥族人既不承認，而維吾爾人更予反對，外人又有何理由強稱他人爲 Sart。有的學者認爲薩爾特一稱與沙陀有關，「沙陀」卽是「薩爾特」的異譯。沙陀爲西突厥處月部，又稱朱邪，後並以朱邪爲姓。突厥語朱邪，又轉爲處月，卽漢語沙陀，爲沙磧之義。而薩爾特據前所述，乃爲商人，富者、文明人或對伊斯蘭教徒之稱，爲突厥語 Sart 之音轉，或爲今維吾爾文之 Sat。因維吾爾語中對 ر- 之讀音極爲輕微，甚至省略，致將古字 سارت-Sart 衍成今字 سات-Sat。換言之，Sat 爲古代維吾爾語 Sart 之省音無疑。沙陀與薩爾特，就其涵義而言，完全不同，在未獲得更多可靠的史料之前，未敢輕信其二者爲一。總之，薩爾特 (Sart) 一詞，無論其作何解釋，我人是否相信，突厥族人如何反對，但西人用以稱維吾爾族人，甚至中國學者亦常用以稱維吾爾族人，則爲事實，故特予提出研討。

上述所列舉，乃僅就西人對維吾爾族之族稱稱謂而言，此等名詞，并不與 Uigur 一字存有若何關係。換言之，該等稱謂，與 Uigur 是無音、義上之連帶關係。在中國的歷史上，自「維吾爾」有史以來，對其族稱的譯名，多與突厥語、現行維吾爾文 اويغور-Uigur 一字有關，且其譯名之多，亦不下數十種，本文均將一一予以考證。

(註 1) 張星娘著：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一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頁 44 至 55。

(註 2) Henry Yule, revised by Henri Cordier,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I, pp. 187-195. 轉錄見前註。

(註 3) 張星娘著，書同前，頁 55。

- (註 4) 同前註，第二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頁 76 至 79；古代中國與亞美尼亞之交通，頁 1 至 30；古代中國與西部土耳其斯坦之交通，頁 390，註 7。
- (註 5) 同前註，古代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阿拉伯人關於中國之記載，頁 119 至 172。
- (註 6) *Abulfeda* (1273 - 1331) 所著，書全名為“*Geographiad d' Aboulfeda*”，*M. Reinaud* 譯。
- (註 7) 麻素提 (*Mas'udi*)，阿拉伯著名史地學家，曾路過錫蘭、印度及中國海岸，著 *Meadows of Gold*，頗有名，死於公元 956 年，即五代時周世宗顯德三年。
- (註 8) *E. Bretschneider,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Resources, Uigurs* .
- (註 9) 張星烺著，書同前，古代中國與伊蘭之交通，頁 147。
- (註 10) 同前註，古代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頁 160，註 12。
- (註 11) 丹麥學者 *V. Thomsen* 著，韓儒林譯：蒙古之突厥碑文導言，認為烏古斯為突厥統治下之極古民族。其文曰：「*Oghuz* 為一極古之民族，其時代如何？尙莫能定。此 *Oghuz* 一名，後復出現於突厥語地域內許多處，其形或為其原始之 *Oghuz*，或為 *Uz*，或 *Oghur*，則今日居于俄羅斯東部民族之總名也。其語言之特點，在以 *r* 代其他通常之 *z*，例如 *On Oghur = On Oghuz*。此云「十姓 *Oghuzi*」。此種 *Oghuz* 人，最初似在突厥統治之下，在新帝國建立後，突厥可汗似亦曾施其統治權，但此種關係，甚不堅固。且彼此不甚和睦，故衝突叛變之言常見不鮮云。」文載北平，禹貢半月刊，第七卷，第 1、2、3 合期。
- (註 12) 薩爾特巴喜，為突厥語 *Sart Bash* or *Sart Bashi*。*Bash* 為「頭」、「首」之義；現行維吾爾文 *Sat* 為「賣」之義，而 *Sat* 一字可能即為古 *Sart* 的今讀。是 *Sart Bashi* 為商人首領之義。
- (註 13) 文載天山月刊第六期。艾沙，維吾爾族人，僑居土耳其。
- (註 14) *R. Bretschneider* 著，白壽彝譯：中世紀中國書中的回教記錄一文，譯文載北京禹貢半月刊，第七卷第四期，頁 19 至 25。
- (註 15) 1930 年前後出版之蘇維埃小百科全書，薩爾特條。
- (註 16) 張星烺著，書同前，第三冊，古代中國與阿拉伯之交通，頁 91。

二、uigur的音、義

Uigur 一稱，在我國唐宋之季，常漢譯作回紇或回鶻。茲據：舊唐書卷一九五本傳載：「元和四年（809），藹德曷里祿沒弭施合密毘伽可汗，遣使改爲迴鶻，義取迴旋輕捷如鶻也。」

新唐書卷二一七上本傳：「請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鷲猶鶻然。」

唐會要卷九八：「貞元五年（789）七月，公主至衙帳，迴紇使李義進請因咸安公主下降，改紇字爲鶻字，蓋欲誇國俗俊健如鶻也。德宗允其奏，自是改爲迴鶻。」

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回鶻：「唐元和四年，本國可汗遣使上言改爲回鶻，義取回旋搏擊如鶻之迅捷也。」

上列各書，其對「回鶻」之解釋，僅可視之較雅意義的漢字去譯 Uigur 一字的讀音而已，并非其原有之意義無疑。維吾爾語對於 Uigur 一字的原有音、義如何？在中國歷史文獻中，除對「回鶻」一稱有作如上之解釋外，其在此以前，未見有所解釋；其自此以後，諸漢譯名稱之意義解釋，亦僅限於漢字維音的解釋，並非原語音義之解釋，故欲探求 Uigur 一字的原有意義，必須求之於西方學者之考證或在突厥文獻中考之。茲就資料之所得，試詮釋之如下：

1. 本爲一王朝之名。V. Thomsen 稱：「回紇人之初期歷史，吾人殆一無所知。Uigur 似乎本爲一王朝之名，在此時期不久，此王朝始得君臨多數部族；至此部族之住地，則在突厥之北，娑陵水（Sälängä）流域也。」（註1）在唐代回紇興起以前，可能有一部落以 Uigur 爲名。如：有的學者認爲漢代的伊吾盧即 Uigur 的音譯，亦有人認爲同時代的烏揭即回紇即 Uigur 者是。但此時之 Uigur 部落，僅爲一小氏族部落，不足以言「王朝」。自成爲聯族中之首領後，

Uigur 或即成爲諸部落之總稱，是即漢史有烏護、袁紇、韋紇、回紇等譯稱，否則，在漢史方面不至於沒有較爲詳細的記載。但是，突厥大辭典 (DIVANÜ LÜGAT-IT-TÜRK TERCÜMESİ) 的作者喀什噶爾人瑪哈謨德 (MAHMUD AL-KAŞGARI) 却認爲早在亞歷山大大帝 (DU'L-QARNAYN or Alexander the Great 356-323 B. C.) 時代，約當我國戰國，即以天山爲中心，建立王國，其國家是由五個城鎮所組成，即：SULMI - سلمى (由 DU'L-QARNAYN 所建)；QOÇU - قوچو；CAN BALIK - جانبالق；BEŞ BALIK - بەش بالق 與 YENGIBALIK - يىڭى بالق 等是。(註2) 在印度史方面，亦有記載在公元紀元前，TURUJK 即以天山爲中心建立汗國，汗國的人民多數聚居在現在新疆北部，過城市生活，不過 TURUJK 一詞，却是把回鶻與突厥混在一起的統稱。(註3)

總之，Uigur 一稱，初或爲氏族部落之名，後漸強大，成爲聯族首領而建立王國，到唐朝時遂有中國歷史上所稱之回紇 (Uigur) 汗國。惟 Uigur 之成爲氏族部落或王朝名稱之前，其本字之原有意義爲何？却未作說明。

2. 爲「自食其力」之義。Uigur 解釋爲「自食其力」乃作者就瑪哈謨德所述在語言上考證所得，予以適當的漢譯意義。據突厥大辭典中所記載，當亞歷山大東征，抵達 Uigur 區域時，Türk Xaqani (突厥可汗) 曾派四千人迎接他，他們均爲騎者，帽子上的羽毛，像大鷹上羽毛一樣；他們向後射箭與向前射箭同樣的準確。因此，亞歷山大很驚訝的說：「INAN KHUZ KHURAND - اینان فوزخورند」。這些人自力生活，對他人無所需求，任何野獸，均逃不過他們的射獵，他們需要時，隨時打獵過活。因此，定稱此區域爲「KHZKHR - K KHUZ KHUR = خذخر - فوزخور」，後來衍成爲 Uyğur, Uigur。其過程爲：

KH <u>U</u> Z	KHUR
AU <u>Z</u>	ĜUR
AUI	ĜUR
(AUY)	ĜUR
UI	ĜUR
(UY)	ĜUR

上列語音的變化，必須予以說明者：

(1) 在古維吾爾語中，其舌根擦音之「خ」(讀作KH or X)，常改變為「ا」(讀作alif)，而「ا」亦常改變成「خ」；換言之維吾爾語文之KH常改變為發alif音，而alif亦改變為發KH音，其例子很多。Mahmud說，他的祖先們常將ämir — **أمير** 讀作Khemir — **خمه مير**，因為Oguz — **اوغوز** (漢譯作烏古斯) 時代族人不能發ämir音，於是常將alif (即第一個字母a) 改變成為KH。(註4) ämir 或作emir，為阿拉伯語，其意義與突厥文或現行維吾爾文之Beg or Bek相當。(註5) 根據此KH可改為alif音的變化，因此，KHUZ 變成AUZ。

(2) 維吾爾語文「KH」，亦常變成「Ĝ」即維文 (讀作gh-ayn)，而「Ĝ」亦可以變換作「KH」，其與阿拉伯文 **خه تهره - فتره** KHETERE之變成 **غدهره - غدر** — GEDERE的道理是一樣。(註6) 因此，他們將KHUR中之「KH」，改為「Ĝ」而成ĜUR。

(3) Mahmud說，在 **خند** 一字，其zal (即 **ذ-z** 的讀音) 改變成ya (即 **ي** 的讀音)，這是文法上重要的法則。(註7) 因此，AUZ 又變成AUY。

(4) 在維吾爾語文中，元音「i」與半元音的「y」是同一字母，現行字母為「**ي يي**」；「i」在土耳其文中寫作「**İ**」；而土耳其文中之「**I**」、「**i**」，則與Sir之「i」讀音相同。所以，由

AUZ變作AUY，亦可作AUI。

(5) 在維吾爾文中，alif 在字首時，常是不發音的，而「o, u, ö, ü」之前，必有一不發音之「A」，所以AUI又省去A，讀作UI；而AUY，同樣亦可作UY。

總之，本說謂Uigur 是在公元前四世紀時，因亞歷山大而稱其爲KHUZ KHUR 國，嗣後漸次演變成Uigur 或 Uyġur。(註8)其意義爲「自食其力」。故事的內容與語原是否可靠？因漢史未有記載，又無其他史籍可資印證，故雖多疑惑之處，仍以勿作否定之論斷爲宜。但是現行維吾爾文「اویغور」一字。其對音字爲Auigur or Auyġur，而其讀音則爲Uigur or Uyġur，國際音標爲Uighur 却是事實。

3. 爲「聯合」、「結合」、「同盟輔助」之義。洪鈞說：「阿卜而嘎錫(註9)書，訓義爲聚，言其氣類合聚，不復離渙。」(註10)波斯學者火者(官稱)拉施特(姓)愛丁(伊斯蘭教徒人名末尾詞)(Khodja Rashid-eddin)，名法則兒烏拉喝(Fazl-Ullah)所撰史集(Djamiut-Tévarikh)一書，曾有一段記載：「Noé 子 Aboul-tcha-Khan Yafeth? 子 Dib+bakoui 子 Cara-Khan之子烏古思(Ogouz 或 Oġuz)，因欲奉一神，其族人以兵來攻。烏古思會一部份近族與之戰，敗之，取數地，而成一強國之主，遂大會諸親諸將及士卒而獎之，授來援之族人以畏吾兒(按：即Uigur)之號。畏吾兒者，猶言同盟輔助之人也。此名遂爲其後人之稱。」(註11)同樣的故事內容，亦曾被 Sir Gerard Clauson 引用：「當該國主權握於Oġuz 手中時，他曾選擇一個金帳幕，禮遇他的男親戚與臣服的酋長們，並慰勞其軍隊；稱與其結盟的近親(原文作uncles，亦可譯作叔舅)和族人爲Uyġur，用土耳其語(Turkish)說，其意義爲：聯合與輔助(to join and help; ba-ham paywastan wa madad kardan。」(註12)同時，他又曾引述Muhammad Mahdī xan 在1759年所著